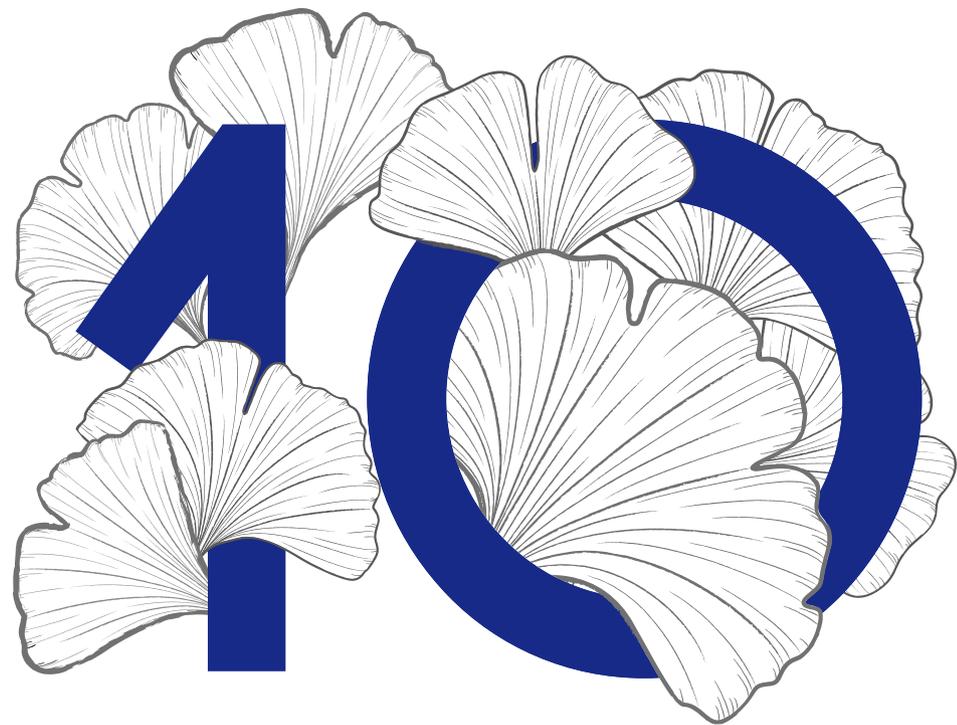


新浪微博



微信



10 YEARS
2007-2017



相伴十年
共同成长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C座1505室
电话：010-51656856
传真：010-59070038
邮箱：info@nandu.org.cn
邮编：100020
网址：<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
微信公众号 南都公益基金会
新浪微博 @南都公益基金会

支持民间公益

社会公平正义，人人怀有希望

自2007年5月11日成立以来，南都公益基金会始终坚持“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积极建设公益行业生态，致力于为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提供公共品。本手册从南都基金会十年资助总体统计、重点项目与南都基金会模式演化、资助的杠杆作用以及十年的影响四个方面，对南都基金会十年工作进行了总结。

2007 — 2017
南都公益基金会
十年

南都公益基金会
十周年
2007—2017

10 YEARS
NARADA
FOUNDATION

由于基金会以自然年度作为财务统计年度，本文中 10 年的统计数据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



| | |
|------------------------|----|
| 1 十年资助总体统计 | 01 |
| 2 重要项目与南都公益基金会 模式演化 | 04 |
| 重要项目年表 | 04 |
| 模式发展 | 06 |
| 3 资助的杠杆作用 | 09 |
| 银杏计划 | 10 |
| 景行计划 | 12 |
| 4 十年的影响 | 14 |
| <hr/> | |
| 中国慈善基础设施建设的 经验与挑战 | 18 |
| <hr/> | |

2007年6月29日，南都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机构历史上的重要时刻，10年前，我们从这里起航。



十年资助总体统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南都基金会十年累计总支出 **2.46** 亿元 (246,025,515.10 元)

慈善活动总支出为 **2.3** 亿元 (229,935,492.56 元)

十年累计慈善活动总支出占机构累计总支出的百分比为 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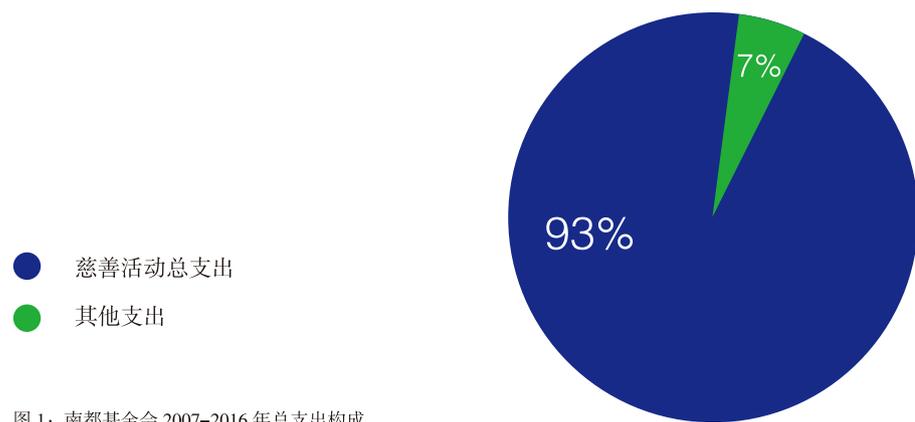


图 1: 南都基金会 2007-2016 年总支出构成

从 2007 年到 2016 年, 历年的总支出与慈善活动支出如下表:

| 年度 | 年度总支出 | 慈善活动总支出 (业务活动成本) | 占比 |
|-----------|-----------------------|-----------------------|------------|
| 2007 | 10,100,060.37 | 6,166,950.70 | 61% |
| 2008 | 17,317,378.19 | 15,802,331.14 | 91% |
| 2009 | 15,357,753.16 | 14,317,268.76 | 93% |
| 2010 | 22,852,209.83 | 21,578,454.46 | 94% |
| 2011 | 28,809,498.93 | 27,054,644.83 | 94% |
| 2012 | 25,557,139.14 | 23,740,805.28 | 93% |
| 2013 | 26,239,282.00 | 24,849,425.40 | 95% |
| 2014 | 29,167,201.96 | 27,943,160.13 | 96% |
| 2015 | 36,950,006.23 | 35,794,831.50 | 97% |
| 2016 | 33,674,985.29 | 32,687,620.36 | 97% |
| 合计 | 246,025,515.10 | 229,935,492.56 | 93% |

表 1: 南都基金会 2007-2016 历年总支出与慈善活动总支出统计表



图 2: 南都基金会 2007-2016 年历年慈善活动支出占比图

图 2: 南都基金会 2007-2016 年历年慈善活动支出占比图

十年来，南都基金会共计资助了 451 家机构 / 个人，项目总数共计 783 个。受资助的机构 / 个人分布于全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具体见下图：



图 3：南都基金会受资助机构 / 个人全国省份分布图 审图号：GS(2016)2923号

(所涉省市具体包括：安徽、北京、福建、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吉林、江苏、辽宁、内蒙古、宁夏、青海、山东、陕西、上海、四川、天津、新疆、云南、浙江、重庆、西藏。)

受资助机构的服务对象覆盖除港、澳、台地区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



图 4：南都基金会受资助机构服务对象全国省份分布图

审图号：GS(2016)2923号

启动“新公民计划”，该计划自 2010 年起已独立注册成为新公民计划发展中心。

进行小范围的项目资助，其中代表项目是对恩派的资助。

2007

联合多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基金会中心网。

发起并支持“社会组织 5·12 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简称公益京交会），该交流展示会最后成为深圳的“中国慈展会”。

与英国文化协会合作开展“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

出资发起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2009

2008

“5.12”汶川地震后，发起《抗震救灾，十万火急，灾后重建，众志成城——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并设立 1000 万元的灾害救援与灾后重建基金。

资助并推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建立，对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的资助支持一直延续至今。

2010

研发并启动了投入于人的长期性项目——“银杏计划”。

联合腾讯公益基金会、刘鸿儒基金会以及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 2010 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

2

重要项目 与南都公益基金会 模式演化

2.1 重要项目年表

历时性而言，十年来，南都基金会自行研发、资助支持的重大平台、网络等项目。

研发并启动了定位于机构资助的“景行计划”。

首次提出灾害的“社会损失”概念。

进行机构品牌梳理，确立南都基金会的品牌内涵是民间立场、专业素养、创业家精神。

4月20日芦山地震发生后，开通绿色通道资助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并参与发起“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促进资源对接。

和银杏伙伴、敦和基金会、心平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共同发起成立“北京银杏基金会”。

联合多家机构发起成立“公益筹款人联盟”。

联合多家机构发起成立“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

2011

2013

2015

2012

2014

2016

在灾害的“社会损失”研究基础上总结出“正面灾害观”。

开展“突破草根资源困境”系列活动。

联合多家机构发起“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

南都基金会理事会决定放飞“银杏计划”。

资助的《草根组织功能与价值——以草根组织促发展》一书正式发布。

推出《南都观察》。

联合发起成立“北京病痛挑战基金会”。

联合多家机构发起“中国好公益平台”。

2.2 模式发展

因应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南都基金会十年来经历了三次战略研发和调整，自身模式也在不断迭代发展，目前正处于第三次战略的着手实施阶段。

总体而言，南都基金会的模式经历了以下三次演化：

2.2.1 直接投资于弱势群体

2007年成立之初，南都基金会主要发起了“新公民计划”项目，直接针对农民工子弟受教育问题投资新公民学校建设及相关项目的支持。

2.2.2 投资于帮助弱势群体的人与机构

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南都基金会启动了资助NGO的救灾与灾后重建，但资助大战略方向的聚焦主要是体现在2010年后的银杏计划和景行计划：

投资于帮助弱势群体的人——2010年，南都基金会启动了投资于人的“银杏计划”，项目的资助对象为公益组织领导者或创始人，以及在公益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媒体人、个人行动者和未来的公益组织领导者。

投资于帮助弱势群体的NGO——2011年，南都基金会启动了投资于机构的“景行计划”。项目资助具备引领性和支持性的机构，采用机构资助的方式，资金重点投入在核心业务的升级/转型、机构运营发展两大方面。所谓“引领性”，是指对于转型期社会问题能够提出更为深层次的解析，并以此探索系统性、结构性的解决方案。通常体现为标准、服务/管理模式、政策法规的创新、倡导和推广。“支持性”则是指能够提供满足草根公益机构发展关键需求的服务，多以组织能力建设为主。



2008年5月13日，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抗震救灾，十万火急，灾后重建，众志成城——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活动，推动民间组织参与抗震救灾，168家民间组织响应活动。5月15日，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会决定紧急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为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支持。图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周庆治（中）与时任秘书长徐永光（左）在四川省阿坝州茂县牛尾寨羌族受灾群众家中调研。

2.2.3 支持可以规模化或具有规模化潜力的公益产品

2016年南都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发起了“中国好公益平台”。这是由多家机构联合共建的中国第一个将优质公益产品与社会需求进行有效对接的平台，通过整合各界资源，加速公益项目产品化和公益产品规模化，高效、精准、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



2016年11月，“中国好公益平台”正式宣布启动。

3

资助的杠杆作用

银杏计划

景行计划



银杏计划致力于资助“社会创业家”，帮助他们突破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的瓶颈，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贡献者。资助对象是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的领导者或创始人，以及在公益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媒体人、个人行动者和未来的公益组织领导者。银杏计划为他们提供连续三年每年 10 万元的资金支持、每年两次的集体活动和三年一次的海外考察。该计划还倡导社会各界一起支持公益人才、搭建公益人才成长的支持体系。

截至 2016 年底，共入围 98 位银杏伙伴，实际资助 81 位(另 17 位从 2017 年进入资助期)，累积资助金额 4149 万元，具体见右表：

98

位银杏伙伴

4149 万元

资助金额

| 年份 | 资助总额 |
|------|---------------|
| 2007 | 0 |
| 2008 | 0 |
| 2009 | 0 |
| 2010 | 569,799.19 |
| 2011 | 6,400,000.00 |
| 2012 | 2,840,000.00 |
| 2013 | 4,810,000.00 |
| 2014 | 5,550,000.00 |
| 2015 | 16,050,000.00 |
| 2016 | 5,270,000.00 |
| 合计 | 41,489,799.19 |

表 2：“银杏计划项目” 2007-2016 历年资助年度总额表



景行计划

BRIGHT WAY PROGRAM

景行计划借鉴战略性投资的理念，为有潜力产生大规模、系统性社会影响的公益机构提供包括三到五年不超过 150 万的资金和能力建设、资源对接等非资金支持在内的深度机构支持，协助机构更快地突破能力瓶颈，扩大社会影响力。

截至 2016 年底，已经结束资助的 48 位伙伴（实际统计为 46 位，两位伙伴因属于个人行动者，没有所属机构），其所在的机构接受银杏伙伴资助当年年度收入总额与结束资助当年的年度收入总额分别为 5864.8 万元和 16213 万元，结束资助当年总收入是开始接受资助当年的 2.76 倍。

46 位伙伴中，36 位伙伴所在机构的年收入增长率不小于 100%（3 家增长率超过 1000%，500%-1000% 之间的有 4 家，400%-500% 之间的有 7 家，300%-400% 之间的有 3 家，200%-300% 的有 9 家，100%-200% 的有 5 家）。

其中，增长比率最高的为 2011 届银杏伙伴杜爽所在的机构歌路营，增长比例高达 1268%。资助结束当年年收入额最高的机构，是 2012 届银杏伙伴崔澜馨所在的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年收入额为 2379 万元。

截至 2016 年底，共资助 20 家机构，累积资助金额 2164 万元，具体见右表：

20

家机构

2164

万元

资助金额

| 年份 | 资助总额 |
|-----------|----------------------|
| 2007 | 0 |
| 2008 | 0 |
| 2009 | 0 |
| 2010 | 193,000.00 |
| 2011 | 697,012.20 |
| 2012 | 2,620,000.00 |
| 2013 | 3,590,000.00 |
| 2014 | 4,450,000.00 |
| 2015 | 4,050,000.00 |
| 2016 | 6,042,308.84 |
| 合计 | 21,642,321.04 |

表 3：“景行计划项目” 2007-2016 历年资助年度总额表

20 家伙伴机构在接受景行资助前一年度收入总额与 2016 年年度收入总额分别为 10270.27 万元和 18342.05 万元，2016 年总收入是接受资助前一年的 1.79 倍。¹¹¹

其中自然大学（2013 年伙伴）接受景行资助前一年度收入为 200 万元，2016 年年度收入为 1000 万元，其 2016 年收入是接受资助前一年的 5 倍。

¹¹¹20 家景行伙伴中有 13 家仍在资助期，所以统计数据只能取接受资助前一年和 2016 年的年收入。因此收入增长的幅度不能完全体现景行计划的资助效果。

4

十年的影响

4.1 作为民间公益的支持者

我们在中国实践并倡导了资助基金会的理念，将资源向草根组织倾斜。

4.2 作为基础设施的建设者

我们通过资金支持、联合发起、网络搭建等方式，孵化、催化和支持了行业 10 多家重要的网络、平台、行业专业支持性组织，如：基金会中心网、恩派、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现改名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公益筹款人联盟、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新公民计划、银杏基金会、上海联劝基金会、中国好公益平台等。

4.3 作为理念与实践的引领者

- 针对草根 NGO 领袖和社会创业家,我们通过“银杏计划”率先进行了行业人才支持,带动了行业对公益人才的投资,如老牛基金会与中国慈善联合会的“慈善千人计划·老牛学院”、安利公益基金会与原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等;

- 针对行业的领先 NGO 组织,我们研发了“景行计划”率先进行了对机构的非限定性支持,在行业中起到了示范效应,带动了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劲草计划”、爱佑基金会的爱佑“益+”等项目的出现;

- 我们研发了“服务援”等项目,积极推动培育公益行业服务市场,催化中介组织的出现,打造完整的公益生态链;

- 联合发起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进行社会企业与投资的理念与实践倡导;

- 联合发起“中国好公益平台”,在中国进行社会创新规模化的倡导和实践支持。

4.4 作为法律政策的倡导者

我们支持法律政策研究和倡导，积极营造有助于公益慈善发展的外部环境：

- 针对基金会企业所得税问题，早在 2008 年就联合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法研究中心进行相关研讨，并持续推动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

- 召集同业参与为中国《慈善法》等法律法规制定和修订的建言建策，推动有利于慈善组织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出台与落地；

- 针对国家相关部门统计信息完全无法体现社会组织对 GDP 贡献的问题，我们支持开展社会公益组织 GDP 的研究，倡导构建中国本土的社会组织 GDP 指标体系。

中国慈善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的经验与挑战

南都基金会
赖佐夫

本文系 2017 年 4 月应“全球资助者支持计划”（Worldwide Initiatives for Grantmakers Support, WINGS）之邀，就南都公益基金会在中国慈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做的经验与反思。原文见：

<https://philanthropyinfocus.org/2017/04/25/philanthropy-infrastructure-building-in-china-learning-and-challenges/>

南都基金会是谁

南都基金会成立于 2007 年 5 月，基金会的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愿景是“社会公平正义，人人怀有希望”。成立之时，中国的基金会基本都是运作型，更没有一家专注为草根 NGO 提供支持的资助型基金。基金会的两位发起人分别为周庆治和徐永光，前者是上海南都集团的董事长，他为人低调，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是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者群体的典型代表之一，在他们看来公益慈善是实现推动中国向良好社会转型的途径；后者则是中国希望工程的创始人，30 多年来一直积极致力于推动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和社会创新。两位创始人的独特经历和远见卓识，为南都基金会注入了“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独特基因。

十年来，作为民间公益的支持者，我们在中国实践并倡导了资助基金会的理念，将资源向草根组织倾斜；作为基础设施的建设者，我们通过资金支持、联合发起、网络搭建等方式，支持了行业 10 多家重要的网络、平台、行业专业性组织，如基金会中心网、恩派、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现改名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公益筹款人联盟、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中国好公益平台等；作为理念与实践引领者，针对草根 NGO 领袖和领先机构，我们率先进行了人才与机构非限定性支持，在行业中起到了示范效应；作为法律政策的倡导者，我们支持法律政策研究和倡导，召集同业参与为中国《慈善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修改建言献策，积极营造有助于慈善发展的外部环境。

经验与所得

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让我们发现：

（1）慈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长期和耐心的工作。“罗马非一日建成”，慈善基础设施作为行业发展的公共品，需要进行长期的投入和建设，需要有责任和耐心的慈善资本。在我们支持的重要网络平台中，如基金会中心网、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等，从他们成立之日我们就一直支持至今。

（2）慈善基础设施的乘数效应，可以让慈善资本发挥杠杆作用。例如南都基金会发起的“银杏计划”，专注对草根慈善 NGO 领袖和社会创业家的支持，连续三年为他们提供每年 10 万元人民币的支持，受资助人可以自由支配，既能用于个人生活、学习，也可以投入到慈善行动，从而让他们不为生活所困，安心自己的社会事业。通过对个人到机构，再扩展到中国的慈善事业，产生了涟漪效应，发生了指数增长。

（3）慈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开放合作的心态，联合各种力量。慈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长，累计投入资金体量大，这就意味一家或几家基金会是无法承受的。以南都基金会为例，年平均预算只有 3000 万左右人民币，2015 年我们的公益支出在全国基金会排名中仅仅位列 137 位。^[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要尽量联合各种力量共同合作参与。例如作为基金会中心网的主要发起人和资助方，我们联合了其他 30 多家基金会一起参与发起。

（4）资金资助固然重要，但仅有资金是完全不够的。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我们资金有限，成立 10 年来，我们累计项目资助资金达 2.46 亿元人民币，共支持了 451 家机构 / 个人的 783 个项目，平均单个项目的资助金额不高。但作为一个坚定而享有声誉的行业建设者，十年的耕耘让我们积累了经验与重大影响力。我们通过参与治理，提供智力支持、经验分享、资源对接等非资金资源，让资助资金作用最大化。

面临的挑战

首先,中国现代慈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艰巨。尽管说历史上中国人不缺乏互助慈善的传统^[1],但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慈善公共品是由政府来提供。^[2]真正意义的民间慈善,直到2004年,尤其是在被誉为“公民社会元年”的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才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因此,中国民间慈善,尤其是以现代私人基金会为主体的组织化慈善时间并不超过20年,与之匹配的慈善基础设施非常缺乏,诸如行业信息媒体、数据库平台、行业中介机构等都一片空白,一切都基本是从头开始。

其次,对基础设施支持的意识有待提升。慈善基础设施具有公共性,但需要长期投入,累积资金数量不小,相对其他项目,其资助的社会成效短期难以呈现,需要有耐心的慈善资本进行投入。而对于项目资助结果的短期显现是大多数资助方的诉求,因此,资助方对基础设施或支持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提升。

最后,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慈善资本不足。这一问题即使在美国,也同样存在。^[3]在中国,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中国慈善的总体规模小。根据民政部的数据,2016年全国包含各类法律主体的社会组织在全国GDP的占比仅为4.3%。尽管截止2016年底,中国的基金会数量发展到了5555家,但其中资助型基金会的数量不到1%。^[4]大量的基金会都在自己运作项目或仅仅愿意对具体项目进行支持。

如何能有效、智慧地发挥资助资金作用,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有助于慈善科学有效发展、推动社会问题有效解决的基础设施,需要有学习、开放、合作的心态,既要坚持本土探索,同时需要学习国际经验。中国民间的现代慈善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各类慈善理念和实践,从扶危济困、现代科学慈善,到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都已经出现。我们相信作为人口占世界20%的一个大国,慈善建设的探索一定能为世界慈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来源:基金会中心网,具体见:http://data.foundationcenter.org.cn/content_52.html

[2] 朱渔友,《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

[3] 关于中国第三部门历史和演进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秦晖教授《以志愿求公益:中国第三部门的成长历程》刊发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7春季刊)增刊《东亚社会创新与社会转型》,
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understanding_chinas_third_sector

[4] Suzanne Perry,《20余家组织呼吁基金会加大对非营利基础设施的建设》,载《慈善纪事年鉴报》2016年5月,具体见:<https://philanthropy.com/article/Nearly-2-Dozen-Groups-Urge/236498>

[5] 徐永光,《中国社会组织GDP》参阅:<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content/5141>